

廣州人物傳

四





廣州人物傳

四

黃佐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傳物人州廣
冊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黃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齋)

發

一四八一上

嚴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列女

宋劉氏二女

宋陳烈婦

宋李昌期妻何氏

宋張一龍妻何氏

宋劉元妻周氏

元蕭積善妻何氏

元陳以安妻趙氏

王受祖妻高氏

邵守琪妻楊氏

梁明妻潘氏

蕭節婦

崔壽保妻胡氏

郭宗育妻周氏

陳才惠妻嚴氏

廖寧妻王氏

李伯謹妻謝氏

馬時寧妻湯氏

花節婦王氏

陳復亨妻李氏

黎醫叟妻陳氏

陳恆慶妻趙氏

李禮寬妻盧氏

祝勝妻霍氏

列女外傳

彭烈女

蘇木妻麥氏

程富妻鍾氏

貞女邵氏

余嘗怪夫世之丈夫當事變。臨利害。鼠竄草靡。曾不如女子之貞潔者何哉。女德於易爲坤。其道靜。其性專。其道靜。故動而有恆。其性專。故發而有執。其視挾冊決科。卽欲潤屋肥己。而無廉恥色者。奚翅千萬。諺云。烈女勝丈夫。信矣。故今采錄。皆其處變有大過人者。若夫在室則順父母。旣嫁則宜家。人有子則慈以教。夫死則稱未亡人。以終其身。是其職之常也。然猶取其表表者焉。作列女傳。

劉氏二女。南海人。家西城之折桂坊。母病。一女剝肝。一女割股奉母。母瘳。鄉閭感動。經略使龔茂良上其事。且曰。考之韓愈。零人對。雖未合禮。然亦嶺海間所創見者。官司藉此以導編民。詔特旌表門閭。故今西城有雙闕遺跡焉。東所張詡爲作雙闕行曰。劉氏女。髮初蟠。母病不可醫。女眼血不乾。五內生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一剝肝。一割股。赤刀拔處。星斗寒。強母開口投肉液。生魂訴天天爲泣。母坐蓊。牀病如失。烏乎。壩上龍。號人英。殺父尙欲爭杯羹。用廣州志南海雜詠參修。

陳烈婦者。東莞士人李頤妻也。事舅姑孝謹。生子佳而孀。守志教子。俾知向學。宋季少帝自閩入廣。駐蹕岡川。陳遣佳應勤王之詔。臨別與之訣曰。汝宜竭忠事主。勿以老身爲念也。佳旣行。陳亦趨廣。至黃木灣。赴水死。而佳不知。及至厓山。得潮郡教授。還家拜母不見。哀隕莫及。乃築望至堂于烏沙之陽。以寓終天無涯之悲。聞者兩傷之。邑人陳璉作精衛詞表其烈。其詞曰。東海有精衛。銜石填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消。北風夜退錢唐潮。厓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漲九霄。南海有烈婦。

能守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兒訣別。萬古綱常。日月明。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扶胥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衛。一墮滄溟竟不回。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用廣州志。琴軒集參修。

李昌期妻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幼孤。十歲喪母。適李門。事舅姑唯謹。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邑嘉異之。夫逝。復能守節。足不踰閩。鄰嫗尙罕覩其面。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册爲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仍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云。昌期字時可。嘗舉于鄉。梅外處士春叟子也。永嘉梅時舉記其事。有曰。昌黎嘗辯鄢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鬪。很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尙夸詡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瀕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遣族女之孤者。傾囊筭。捐簪珥。無靳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祁順作孝節詩以颺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高照。閭巷閨門至行動。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脣勃谿將何如。人誰

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尙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悽惻。刲股爲糜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姑難再得。此身豈忍爲親惜。一朝疾平百憂釋。良人早逝身無依。悲號不是傷春啼。寒燈伴機杼。夜雨愁空閨。寧死不作他人妻。山石可轉心不移。吁嗟孝節有如此。扶植綱常厚倫理。矧當末世風俗頹。婦中却有真男子。小人紛紛當愧死。用廣州志。巽川集參修。

張一龍妻何氏者。諱坤慶。節孝何氏。世父志大女也。適漕貢進士張一龍。生一子秉陽。甫晬而一龍卒。至元庚辰。有黃同知者至邑。利何氏貲。挾勢欲娶之。何氏衰服攜幼子行。哭于市。截髮劈面。誓死不辱。罄其貲求免。黃意遂止。秉陽尋殤。育子寶大爲嗣。家用弗墜。邑人高之。以其女弟復以孝節著。因謂何氏多賢女云。祁順有節婦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回春。妾爲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鈿繡帶。委塵匣。斷枕空帷。生網絲。豪家相凌。弗相察。劈面悲號。仍截髮。罄貲求免。心始安。忍使汗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恩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用廣州志。巽川集參修。

周氏南海平步人。鄉貢進士劉元妻也。宋季爲強賊所逼。周給之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爲然。卽投蘭石海以死。後七日屍浮。倚于石。衣裾整然。子孫遂於其地建祠以祀。成化元年。五代孫衡重飾之。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何氏新會何村人。贅同邑蕭積善爲婿。至正丁酉八月。鄉賊陳有得首亂。殺積善。意在何氏。遣賊衆環其房。必覘致之。何氏度不免。乃白父母。酌賊衆于堂。給伴者曰。吾埋金釵一雙于井傍石下。吾往取爲飾。伴者信之。投井以死。父母出其尸。與夫合葬。時嫁積善僅一載耳。時人憐而傷之。形于歌詠。鄧彥良詩。地老天荒亘古今。桑田滄海幾浮沉。千年井水無風浪。猶是斯人守義心。鄧林詩。連岡宿草暗雙墳。今古空餘節婦村。惟有轆轤牀上月。夜深猶照井中魂。用新會志修

趙氏者新會之海晏場趙氏女也。適冲金村陳以安。至正壬辰。寇亂。夫婦俱逃于鄉之銅鼓村以避焉。其夫爲海寇麥秀實所殺。趙氏匿于山林。羣寇搜獲之。愛其少美。乃逼以歸。趙氏遂以箭自刺而死。用新會志修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初。蘇友輕爲亂。萬氏爲官軍所獲。獻于南海衛指揮盧諸。諸愛其才美。欲納之。萬氏號泣投衣於火。諸怒。以刀擬之。萬氏唾罵不輟。就死于南門外。聞者爲之流涕。用一統志修

楊氏名妙貞。連州民可盛之女。年十九。嫁爲邵守琪妻。守琪年二十六而蚤死。妙貞誓不再嫁。孝養舅姑。以壽終。撫其孤誠領。永樂庚子。鄉薦。歷官建昌教授。正統十四年。有司以事聞。旌表其門。用連州志修

潘氏者順德逢前鄉梁明妻也。黃蕭養伏誅。元戎并殺脅從者。明與妻隱草野間。軍逼其妻。明捍之。爲所殺。虜潘去。潘曰。吾腰領中有金珠首飾。解以相贈。相從未晚也。卽投江而死。年二十四。男女各一人。其婢負以逃。亦爲軍所虜。賣於南海佛山民家。潘之兄弟聞難。以舟來逆。不及。明之兄昭得其舟以濟。賊

平婢告於昭曰。公之猶子女尙在。請贖焉。昭竊使人遠賣之。以己子方滿繼明後。明有田十餘頃。園宅五十畝。數年間。方滿賭博一空而死。世以爲有天道焉。用順德志修

蕭節婦者。景泰己巳。討叛之餘。水軍籍一婦於香山小欖村。甚少艾。將犯之。不可撻以兵刃。諷以利害。皆不可。舟還。次新會東亭驛前。召人鬻之。婦曰。願一死。軍怒。舉刀向之。曰。聽賣乎。無緩我刀。婦曰。我豈令汝賣人。亦豈能買我。人曰。贖汝命。送汝還家也。不聽。自跪引頸。斂髮受刀。觀者莫不泣下。邑人李彥英。謝齊祖。搆錢買棺。葬于邑西象山。成化辛丑。知縣丁積。訪遺事。始知婦姓蕭氏。名烏頭娘。故民蕭思敬女也。命工修其墓。且割廢廟田六十餘畝。命人歲守祭事。陳獻章止遷蕭節婦墓。賦曰。昔兵戈之攘兇。盜兮。孰俛俛而握之符。號令紛其不一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而慾兮。胡寧知恥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卽帶兮。毋我捫袂。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畚。行路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於書。用新會志修

崔壽保妻胡氏。順德人。年二十三。而壽保死。黃蕭養作亂。鄉人立鎮拒賊。他人爭負財物。而胡氏獨抱家廟神主而已。家甚窮困。和樂而無怨言。鄉人敬之。又甘溪堡某氏者。生子月餘。夫遠戍。及子旣壯而娶。婦方三月。謀於其婦曰。吾今代吾父戍。汝善自處之。戍所且告父曰。兒恐無還期。令兒婦他適也。及父

歸以離書付婦。婦曰：兒能代父歸，婦獨不能養舅姑耶？斷一指以爲信。

用順德志修

周氏，新會人。年十九而歸同邑郭宗育，生一子原聰。及三歲而宗育死，周守志不二。事姑孝，家甚貧，資女工以爲生。宣德間，周年已五十二，有司以聞，覆勘者七次，未及旌表而卒。人皆恨之，意其死亦不瞑於地下矣。予切以爲不然，大凡人之得其心者，死生皆無憾也。彼豈以是區區者累其心哉？若夫激勸之道，蓋爲政之先事也。

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嚴氏，名貞彥，連州民。陳才惠之妻。宣德九年，才惠以疾卒。時貞彥年纔二十，父威憐其少，欲再嫁之。貞彥

泣曰：舅姑春秋高，兒在襁褓，未亡人背之不祥。威終不能奪其志。年九十餘卒。

用連州新志修

王氏，增城人。適本縣廖寧，三年而寧沒，無子。王年纔二十四，誓死不再適。孀居五十餘年，事姑盡孝。族人

爲其擇子以繼。天順八年，鄉耆舉其事於官，有司具聞，未奉旌表。

用廣州志修

謝氏者，新會李伯謹妻也。年二十五而伯謹卒，謝杜門不出，能修婦道。稱未亡人者六十餘年，有司以聞，

詔旌表其門。

用新會志修

湯氏，名卯娘，新會人。父曰應璧，應璧者，陝西乾州判官也。卯娘年二十而嫁爲鄉人馬時寧妻。五越月而被虜，賊徒將與之以獻於渠魁。卯娘且泣且罵，賊怒殺之。時正統己巳也。其後天順癸未冬，又有龐婦李氏者，聞流賊已臨門，遂自縊而死。宏治戊申九月，聞之博羅何宇新曰：八月賊臨增城博羅之界，婦人被虜者十八人，經二夕，其家贖還，竟無一死者。若卯娘者，其烈婦歟！當卯娘死時，其聞舍姤而不死。

者不但千百婦人而已也。若卯娘者，真烈婦也。

用新會志修。

花節婦者王氏，夫爲廣州衛舍人，病死，婦哀慟如不能生，甫殯畢，卽盛服與姻戚鄰里婦媪訣，家人以爲狂，其日投井死。張翊作節婦詞以表章之，其詞曰：王氏婦，傾城姝，雄旣死，雌無以爲生，夫旣失，我無以爲家，千尺之井，清冷冷，青天白日，精衛鳴，岳家小女，負銀瓶，與爾貞魄同芳馨，人去天來，今日定，千秋名，繁朱鳥影，嗚呼，犬羊羞踐行春宮，海波不滿臙脂井。

用南海雜詠修。

陳復亨妻李氏，南海人，年二十八而寡，洪武十八年，奉詔旌表其門。

黎醫叟妻陳氏，東莞人，醫叟死，時陳年二十二，守志不嫁，鞠遺孤，至于成立，洪武十七年，朝廷旌表，蜀復其家。

陳恆慶妻趙氏，番禺人，年二十六，守寡，育遺腹孤，矢無二志，年六十六，於成化六年旌表，先是同邑張以民妻党氏，年二十九而寡，永樂元年旌表，時年六十八。

東莞李禮寬妻盧氏，年二十六，育孤，守志，洪武十八年旌表，復免其徭役。

已上並用廣州志修。

順德民祝勝妻霍氏，旣婚三月而夫死，誓不再適，父母莫奪其志，遠近莫不稱之，年六十餘卒，李承箕修順德志，削霍氏事，而曰：江尾黃妙順妻李氏，年二十一而守志，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妻羅氏，年二十三而志亮死，皆守志，黎氏者，年十八而嫁爲龍江民蕭復昇妻，明年復昇死，黎氏守志不出，年六十終，大良民李道妻何氏，龍江人，年二十一，容奇民余昌妻，新會陳氏，年二十四，李良妻

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堡梁氏年十有九。桃村民吳有進妻。嫁三月而有進死。此數人者。予以其無他善。著於人。將刊之。通守莆田顧叔龍語箕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閫外哉。易爲者忠臣。難爲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闌。至老而不易其心。果易能哉。箕以斯言爲然。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列女外傳

德言容功。女之四德也。惟不污其身。不易其節。然後爲賢。一失於此。雖有他長。奚取哉。昔者唐武曩時。南海進女子。七歲能詩。其兄送至京師。曩命賦別兄詩。卽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可謂穎敏矣。然果婦言乎。南海盧眉娘。自幼巧鍼指。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三合。唐順宗時。以奇女貢。憲宗特賜金鳳環。以束其腕。後歸南海。人以爲女仙。或有見其乘紫雲遊於海上者。然果婦工乎。南漢劉龔時。宮中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呼之。劉銀時。辛蟾姬。李妃輩。以妖曼寵。皆出吾廣。然果婦容乎。洪武中。南海屈氏。進爲美人。郡人葉碧山女。選爲女官。又有番禺王女官。則以孀婦進。然其行無聞焉。故皆不列于傳。李承箕。新會志有列女外傳。今因之。又念夫中閨之行。苟不有錄。吾見其湮沒而已。故雖近年有行者。亦收其所收者。所謂不污其身。不易其節者也。非敢其容工言詞之美而已。

新會志。列女外傳。凡六人。其一曰陳氏。邑之歸德里。李宗長之側室也。宗長生男女四人。而陳無所出。宗

長夫婦既死。值元季亂。陳乃收世系契券。攜子女傭於鄉人。飲食之。陳以食其子於牧所。至國初。稍稍復舊業。數千百租。皆在所掌。無少喪焉。女求田於陳。陳笑曰。此非汝先人遺意。妾豈可擅撥主人田也。每有宴集。使婦主客。客辭以太貶。曰。吾豈有坐次於堂上也。其子與人博。陳屢痛哭臨之。博徒爲之動。告其子曰。與汝共所事。如汝母何。子亦感悟。病將死。囑曰。斂我布。毋以綺紈。奠我廡下。毋于正寢。瘞我於老孺人墓側。毋高我封。於我足矣。嗚呼。謹名分。辨上下。春秋之法也。小人之所以侵君子。妾婦之所以乘其夫。夷狄之所以陵中國者。冠履倒置。上下之分亡也。陳氏豈知書者哉。可以爲世勸也。故錄之。其二曰。華萼都鄧氏者。馬奇生之妻。奇生蚤死。其姑哭泣曰。吾早寡而恃兒與婦也。兒死矣。吾何以爲生。而婦何以托也。鄧曰。婦旣字。敢言及他。鄧侍姑孝謹。姑甚賢之。正統己巳。賊作。鄧奉姑投城。姑卒。鄧於倉皇之間。極力備棺衾。不肯少有苟且。晝號夜泣。悲動鄉鄰。賊平。歸葬。一不違於禮。聞者莫不壯其志。而稱其爲賢婦也。其三曰。盧氏者。不得已而投江死者也。盧先與鄰合紗。召工織之。盧之夫有所往。工以鄙言挑盧。盧變色。斥之。他日。工謂鄰婦曰。汝能爲我達意。盧深相謝。織錢不復言也。盧聞之。至工家。求一死不得。屢請於夫。爲白之。夫素怯。又畏工之無賴。而力不相敵也。不與較。盧懷抱快快。若不容於世者。遂投江。盧華萼東村人。年十六而嫁爲林宗婦。慎出入。里人鮮識之。二十五而死。廉恥道喪。世之號爲士大夫者。貪昧隱忍。喪其本心者多矣。此婦以一言之不可不較。而卒死之。朱文公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予亦謂此婦之恥。恥之過者也。錄之以爲無恥之戒。其四曰。陳滿妻何氏。有賢行。年二

十四而滿沒。一子亦死。何每一悲哀。一絕斷。如是者十餘年。富民屢遣人議之。姑憐其少而語之曰。毋以我爲新婦累。何泣曰。我所以不卽死者。姑老無他子孫也。此弗願聞。朝夕勤麻。泉爲飲食資。日買魚乾以奉姑。炙餘骨以自用。而不肯少受於人。雖宗戚子弟。有數十餘年。而不得見其面者。天雨牆壞。家故貧。不能募工。何卽以裙包瓦礫砌之。清操烈德。乃如此。識與不識。皆曰。陳節婦云。吾嘗懼夫窮鄉下邑。有不幸而不得聞於世者多矣。故筆之於書焉。其五曰。宣化坊民垂白扶杖者數千輩。來告子曰。見人之善而不言。與知人之不賢而誑言之。皆穿窬之盜也。如世之能言童子。指之爲盜。則瞠目反罵。拒而不受。於己若避惡臭。然民老矣。其肯冒此名哉。切見同坊鄰黃婦蘇氏。妙果者。事姑有殊孝。蘇歸黃舅已死。姑已更適人矣。姑又寡而來。蘇曰。此果吾姑歟。言動避堂。坐作避舍。寢處避牀帷。具甘旨。問起居。如吏民臨新官府然。隻錢寸帛。皆歸之姑。凡事稟命而行。如是者十餘年。姑以老病篤。弗能動。蘇侍側。晝夜不倦。日浣中裙。廁者至八九。未嘗見其少有蹙眉也。如是者數月餘。姑卒。旣葬。蘇猶哀傷不已。民老矣。相與爲鄰者久矣。亦未嘗聞蘇有片言穢惡之聲。其淑順有如此者。某等豈容沒人之善。予曰。有是哉。可以書矣。其六曰。梁氏者。始生而母死。育於諸母。年十九而嫁爲趙不疆妻。二十有一而不疆死於非命。諸父母謂之曰。吾將擇富貴人。別爲汝圖。梁歸而哭於室。舅姑怒曰。服已從吉。何以悲亂我也。梁不能發聲。而絕斷者半餉。自是不過父之家者五六年。梁自少律身甚謹。如老成人。一女隸已適人。聞其行不修。遂絕之。不與見。童僕稍涉輕佻者。皆遣去之。常戒其子曰。爾須務學成好人。他日爲

爾父復誓不可。泚泚。人後也。矢。賜。丁。稀。聞。之。時。終。所。以。至。滄。觀。云。

彭烈女番禺人。本良家子。而貧。鬻爲婢女。資麗。性修潔。衣裳履綦。皆瑩淨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強之。卽投井以死。嗚呼。余嘗讀史。至辟陽侯事。歎夫后妃之尊。迺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賢也。孰謂其賤也。而可不書哉。女父母聞其事于官。知縣高瑤治其主以罪。罰使治葬。且樹華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用彭烈女事狀修

蘇本妻麥氏者。新會人。隨夫任所。年二十三而夫死。慟哭自投於水者二次。有老嫗者。拯得之。得活。歸卽

杜門。孀居三十餘年。鄉老上其事。知縣羅僑扁其門曰。清閨白壁。卒年六十四。用事狀修

程富妻鍾氏者。南海鍾禧女。年十七而富以指揮死於陣。守志不出門者五十餘年矣。日惟對富遺像。事

之如生。陳白沙聞而作詩美之。布政吳廷舉奏聞。旌表。禧有詞翰。亦廣城名士也。用事狀修

貞女邵氏。諱誦廉。南海人也。世家平溪村。爲衣冠族。大父夔。寧府紀善。父琛。母梁氏。年未笄。憑媒黎媼。

許嫁郡庠生潘濂。旣委禽矣。乃聞濂素病瘵。父母欲悔親。女執不可。私謂所親曰。吾聞墟場買物。有定錢者。尙不食言。矧婚配邪事。遂尼。歲庚午。濂以易領第四名文解。赴春官中乙榜。辭不就。南歸病作。卒于儀真。訃至。父母將分梳如潘宅。分梳者。定聘後。男或死。女家遺奠。取木梳折而爲二。以與死者決。而別議婚。女死亦如之。俚俗所爲也。女聞之。毅然曰。梳可作兩段。身不可許兩姓。苟若此。有死而已。哀瘞遽毀。衆人爲好言慰之。曰。夏溪潘宅。門閥素劣。濂雖得一第。然世有傳尸病。幸其死。安知非福邪。女指

日自誓以必死。且聞濂父母俱老。欲往事之終身。家人斥其愚。是日沐浴整粧。自經于閨中。驚掇不及而死。時年二十有二。家人怒其死。焚而瘞諸路。聞者傷之。濂字宗周。聰穎善爲舉子業。其鄉人云。女未死時。夢少年儒衣冠者。謂曰。我死矣。爾能不他適否。覺猶彷彿見之。未一月而濂訃至。於乎。臣之事君。女之事夫。一道也。臣受君聘拜。自獻其身矣。而改事他人。則不足以爲純臣。宋進士吳澄是也。雖爲大儒。世猶非之。然則女之死。雖過。謂之貞非邪。風俗薄惡。弁髦視其夫。郵置視其家。朝衰麻而暮燕婉者。亦多矣。方之貞女何如也。女之一死。其關於風化綱常甚大。惜無有表章之者。吾憫焉。吾聞靖州王辰女。許嫁陶絃。未行而絃死。女聞之。自經。事聞。表其閭墓。諸暨孟蘊受蔣文勗聘。未成婚。而文勗死。孟執喪三年。養其舅姑。盡孝。宣德中。旌表之。嗚呼。世固有幸不幸哉。用霍元英所錄行實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方技

南齊隱士盧公度

唐道士軒轅公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昭遇

錦衣鎮撫林公良

嗚呼。聖途削迹。異說蠱作。師心爲教。而傳其學。名家法墨。乃道荆棘。捭闔縱橫。狙詐罔極。緇黃者流。變幻譎張。謂生可延。謂禍可禳。羣愚耳目。曷由章章。天文律曆。醫藥卜筮。日者繪師。皆挾其藝。苟無害於道。是不可廢。語曰。作巫醫。貴有恆。雖小道。必可觀。作方技傳。

盧度字孝章。中宿人也。後徙始興。有材略。嘗隨張永北侵魏。言於永曰。魏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司游騎擒之。以寒其心。且多張旗幟。以爲疑兵。則彼必不敢渡。因而擊之。衆必披靡。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爲魏所敗。阻淮水不得過。士卒傷亡過半。度以此知名。然自是亦厭世務。嘗有官階棄之。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

食畢仍次第而去。逆知死年月。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其真矣。至期果卒。度嘗預知未來事。毫髮皆如目覩。其阻於淮水也。籲天而呼。得兩楸流來。接之。遂得濟。又行事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邑人至今目爲盧公臥處。中宿今清遠。南史廣州記參修。

軒輶者。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卽位。誅趙歸真。遂流集於嶺南。因居增城之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略無減。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迎至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脣。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皤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荳蔻荔枝。上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盆覆之。頃之。徹盆得柑。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留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

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失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集已歸羅浮矣。觀世所傳集事。大類東方朔。左慈。蓋好事者爲之。非其真也。用通鑑綱目續大事記羅浮志參修

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演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諱。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卽從其請。序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

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大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孀。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用宋史本傳修。

陳昭遇者。本南海人也。世爲名醫。至昭遇尤著。開寶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薦。授翰林醫官。遂畱家開封。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畱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及卽位。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初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焉。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旣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往來公卿間。眊病對證多奇驗。性又謙慎。自將。以此被眷寵不衰。用廣州志。宋史參修。

林良字以善。南海人。少聰警。以貲爲藩司奏差。能作翎毛有巧思。人始未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良從旁疵摘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驚以爲神。自此騰譽搢紳間矣。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

實善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駁之。獨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晚復爲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後拜工部營繕所丞。資緣巨璫。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衛鎮撫。良善諷詠。已而沾士夫膏馥爲詩。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成詩百篇。因結爲兄弟。良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之雄。馬遠、劉鑑、以松、鍾、雪、舫、以春、草、陳、瑞、以驢。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焉。夫庖羲畫卦。則象天地。倉頡造字。厥有象形。有虞章服。登降上下。大禹鑄鼎。神姦莫逃。迨商巖之審象。周室之考工。而畫益日廣。畫也者。形物以警心者也。後世畫家。徒施諸斧藻。以供耳目之好。不惟無益。而或有當身罄家者矣。雖謂之尤物可也。今良死已久。畫益見重。有售之者。至數十金。吾懼焉。計良之顯。在景泰成化間。是時已徧傳海內矣。副使陳騏亦善畫。然不苟作。嘗曰。畫雖詞人事。却不可成名。每見士人學畫者。輒戒之。蓋深有見於此。用罄齋集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廷珣

宋景福殿使藍公繼宗

太監陳公準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事可鑒矣。其效至於墟宗社。潰天下。而身亦菹醢。南漢劉氏。以蕞爾國。乃有甚焉者。以史攷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銀。漸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宮使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輩。以亡其國。銀之亡也。取船舶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帥衛兵千餘。盜船舶走。宋將潘美既得銀。乃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嗚呼。吾廣之民。當時罹其荼毒者。可勝道哉。然猶有邵廷珣之忠智。藍繼宗之謹愿者焉。千萬中而一見者也。我朝廷太監之員。駕馭有方。或取才于兩廣。如順德陳準者。清介仁恕。筵諸士君子之班。殆無

愧色。漢呂強不能過也。雖然亦豈易得者哉。程子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化。而德器可成。宏治初。學士楊守陳亦曰。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三復斯言。益有感於漢唐之世焉。錄邵廷瑁。藍繼宗。陳準爲宦者傳。

邵廷瑁者。東莞人也。宗族蕃衍。其地曰邵村。劉鋹時爲內常侍。宋太祖受禪。廷瑁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將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自然之勢也。聞宋主有一天下之志。今益邊兵將欲闕我也。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憤然莫以爲慮。惡廷瑁言直。恨之。累遷內侍。監上柱國。禹餘宮使。大寶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鋹所遣將暨彥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於是始思廷瑁言。加廷瑁東面招討使。命以舟師屯洸口。以待宋師。廷瑁素有智勇。於是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會有投匿名書者。譖廷瑁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邑人祁順爲辭。弔廷瑁曰。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之不幸兮。蓋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歸矣。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逆天。匪修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款兮。由忠誠之內宜。彼倭偃其弗寤兮。羌獨以爲狂言。怒斥參苓兮。諱藏痼病。焚棄五穀兮。烹羞堇蕪。宮庭之不處兮。置身檻穽。以醜毒爲良味兮。謂坦塗爲嶮徑。碧數宮茵兮。獸觸門牆。井石彳亍兮。悉以爲祥。於物理猶弗察兮。又何辯。

於奸良。繫庸愚之壘蔽兮。固賢哲之所怪。寧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顛敗。握舟兵于要境兮。修邊備而弗懈。人方視以爲安兮。忽罹讒而遭害。讒何親而可愛兮。忠何辜而見仇。豈天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差。身雖致而名存兮。在夫子夫何尤。覽芳祠之舊趾兮。山水助其清幽。系曰。浮雲冥濛。吁噫。露淒慘。載雪侵兮。麟鳳就烹。梟狼橫兮。梁摧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初銀時。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皆以符瑞。諷羣臣入賀。旣殺廷瑁。益委任龔澄樞。李托。薛崇譽。潘崇徹。此數人者。皆宦官也。專持政柄。威福赫奕。言必從。計必信。豈若廷瑁之一言。輒斥哉。然廷瑁盡忠。後世所稱羨而哀之者。雖死猶不死也。澄樞南海人。幼事龔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襲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宮使。預政事。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卽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當敗國事。遂改名龔。後銀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李托。封州。封川人也。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爲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銀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銀。銀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宋太祖命帥伐龔。旣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

延渥。閒道遣人勸銀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者。托俛首不能對。銀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筭。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銀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以縱火焚倉廩罪。擒至京。與李托同戮。潘崇徹。南海人。事襲爲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銀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歸言崇徹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事。銀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快快。太祖命帥度嶺。銀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不爲効命。銀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未幾死。嗚呼。此三四輩者。其爲銀災也。何啻妖異。而銀方寶之以爲瑞。雖然。無宋師。吾知其亡不久也。宋師之來也。一戰而暨陸。二人者死。又戰而伍彥柔死。又戰而李承渥植廷曉死。門外人亦何負銀哉。彼澄樞輩。乃至汴而後死。一何晚也。使銀以其用澄樞輩者。而用廷瑁。或者其有濟乎。而長謀遠策。鬱不及施。忽嬰無妄之禍。雖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而銀亦自速其亡矣。嗚呼。銀固童駮竊據之君也。又何誅焉。

用九國志南海志
宋史異川集參修

監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銀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砦。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爲生事。請罷仲

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爲天書扶持都監。詔與李神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陰。復爲天書扶持都監。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貶如京使。典修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當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爲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爲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卽位。遷左驛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鈴轄。歷昭宣宣政。宜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信靖。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卽亟歸。同列或畱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又有高居簡者。番禺人。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然謹愿不及繼宗遠矣。用宋史本傳修。

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也。景泰間。進爲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曩年朝廷設一座於東華門外。號曰

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縉紳奪氣。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赦不誅。以準爲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爲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殺。李承箕曰。於乎。漢高帝起匹夫。以智籠天下。而王之。亦後世豪傑主也。及國家既定。志不帥氣。臥病則枕宦者。而戒絕羣臣。豈真豪傑歟。豈色和貌厚。巧術深姦。而致悅於人。因非一端者。皆內侍歟。而豪傑亦有所不能免焉者。何歟。膏粱子弟。愛其童奴。過於骨肉。繼世之主。又何惜歟。歐陽子曰。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雖然。胡文定嘗曰。內侍豈無忠智之人。善自爲謀者。士大夫苟能陳祖宗故事。及近古之失。就使之謀。其同類。豈不可也。若陳準者。豈非賢哉。故作傳以爲內侍之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靖

吳功曹虞公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靈運

南梁臨海太守伏公曼容

南陳中庶子蕭公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華

隋上開府江公總

唐中書侍郎崔公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軻

唐人有言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在坐左右生光久矣哉名流碩士之爲天下重也時其將有言也

恆必孚之。將有勳也。恆必步之。心思志向之存。譬效容觀之著。冠服之製。翰墨之工。恆必羨而倣之。其生也。恆必榮之。其歿也。恆必傷之。履綦所及。駟結磨集。嚮慕之下。俗易風移。實與服官政。司教化者。卒相埒。其何以登茲。蓋德業隆而文彩華也。否則鷓鴣爵逐。惟恐其去之不遠。肯使貽鄉邦辱邪。吾廣古荒徼。不通中國。秦皇帝始并之。以譴徙民。與粵雜處。趙佗君其地。嘗上書秦皇帝。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勝廣之亂。不北走胡。則南走粵。兩漢以來。譴徙日廣。而華風日張。今之受廬長孫子者。非復椎結卉服之遺黎。亦已舊矣。蓋占版籍。保墳墓者。廣之人也。游移僑處。而遽去者。則流寓者也。余採流寓以成此篇。自德業之隆。而迨諸忠憤之流。死節之魄。隱淪之跡。自文彩之華。而迨諸詞苑之彥。詩壇之望。狎客之魁。嫩惡兼收。備勸沮焉耳。若乃載籍不言其州里者。豈其或廣之人乎。抑流寓乎否也。於戰國一人焉。爲楚王相。而來五羊銜穀之祥。曰高固。於漢二人焉。爲粵郎得呂嘉。以功封臨侯。傳爵及其子者。奇功也。曰孫都。進南海香。順帝說而賜官。時稱香尉焉。曰雍仲。州里可知矣。然不知其果流寓於此邦乎否也。於南齊一人焉。母漂流交州。求爲廣州綏寧府佐。往訪而得之。世欽其孝。曰射聲校尉鄱陵庾道愨。皆不列於篇者。何也。疑也。方技之徒。不循此例者。何也。彼所謂遊方之外者也。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敍。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尙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

以漢陽周慤爲吏部尙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拜尙書韓馥等爲牧守。而遷靖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怒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慤令出於外。斬之。靖懼。誅。出奔。流宕。豫揚吳會間。會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靖亦與曹操書曰。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足下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書竟不達。其寓南海頗久。後劉璋使使招之。靖入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任蜀郡。聞操立諸皇子爲王。嘆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昭烈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皇

帝位策靖爲司徒。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用

國志
修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旣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後漢召爲侍御史。曹操爲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

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旣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交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綝廢立時。欲入宮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後爲散騎中常侍。爲監軍使者。討扶嚴。以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昺廷尉尙書。濟陰太守。翻有園在南海。今光孝寺。卽其地也。廣人嘗祀之。廟在城西北三里。今廢。

用三國志南海志一統志參修。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既不知棊局。幾道。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深重洪。以女妻之。復傳元業。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洪爲都尉。討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選爲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乃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爲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翻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蘽有藻稅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於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

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既富。又精於析理。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用晉書修。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元之孫也。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物多改舊。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累遷祕書丞。爲劉裕從事中郎。兩坐罪免官。裕受晉禪。降爵爲侯。爲太子左衛率。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惋。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惡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遨遊動踰旬朔。政事不復關懷。歲一周。卽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靈運工爲詩。與族兄瞻從弟琨相抗。每有作。手自寫之。皆兼獨絕。文帝稱爲二寶。每有一首至都下。士庶競相傳誦。徐羨之誅。徵爲祕書監。使整祕閣書遺闕。接見唯文談而已。靈運意在得政。彌不平。多稱疾不朝。游娛宴集。以夜續書。爲有司奏免官。時元嘉五年也。旣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靈運席祖父之資。奴僮旣衆。門生數百人。鑿山浚湖。工役無已。每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所至伐木開徑。驚動郡邑。至會稽。與王宏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僕身大呼。太守孟顓極惡之。又求湖爲田。顓不許。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帝知顓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收靈運。於是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

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當誅。詔以謝元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世傳靈運鬚美。死時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靈運子鳳。坐徙嶺南卒。鳳子超宗。元嘉末得還。爲殷淑儀誅。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後仕齊爲黃門郎。亦以輕傲見殺。超宗子幾卿。少慧。時稱神童。能文章。性亦放誕。不至通顯。又有謝緯者。靈運之族人也。尙文帝女長城公主。以罪徙廣州。其子眺。好學能文。善草隸。長五言詩。卽所謂謝元暉者也。官尙書吏部。後亦以輕傲忤物。下獄死。用南史傳載參修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講。詔曼容執經。帝以其美風采。方之嵇叔夜。使人畫叔夜像賜之。爲尙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請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施高坐於聽事。講說經義。生徒常千人。又仕梁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年八十二。子暉。國子博士。孫挺。齊末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官南臺侍書御史。皆以儒業知名。用南史修

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齊廣州刺史惠休族子也。方正有器度。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府主簿。侯景之亂。

湘東王繹刺史荊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頎爲衡州刺史。往依焉。頎遷廣州卒。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之有。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尙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陳宣帝所重。嘗披奏書。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儂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因遣之。審靖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卽悟旨。遣兄弟爲質。後主卽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璠。宦者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一皆不許。族子密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璠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用南史修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頎子紇敗。乃還都。後主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也。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

南。關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地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未幾隋軍至。陳遂亡。陳用

書文苑英華參修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聰敏。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尙書殿中郎。武帝覽其詩。嗟賞之。累遷太子

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出走會稽。其舅蕭勃。先據廣州。又往依焉。及侯

景平。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遷太子詹

事。總性浮靡。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

戶尙書。後主卽位。歷吏部尙書。僕射尙書令。旣當權。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時張麗華及龔

孔諸美人。俱慧黠有寵。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總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謂之狎

客。每遊宴。則使諸美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者。以爲曲調。選宮人千百。令習而歌之。

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後宮之容色也。由是國政

日頹。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其自序云。

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詔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陋其言跡之乖。在南海時。有別賓化侯蕭雲

詩。是時雲亦遁居吾廣云。用南史南集參修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別足。亦皆有體。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給事中。後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征遼東時。以事除名。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用唐書修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晉司空華之後。四世祖守禮。隋塗山丞。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始居曲江。祖子胄。刻縣令。父宏愈。索盧丞。嘗僑寓南海。九齡之生也。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爲名。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策高第。爲左拾遺。時元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重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

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統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熬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雒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尙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

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語。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

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執。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旣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

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尙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措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鑿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帝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

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進士。累官諫議大夫。祕書監。歷敬宗。文宗朝。以直道聞。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成。余按宋會要。景德三年。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蹟。并九齡遺像。詔以爲韶州文學。天聖六年。九世孫錫文。以九齡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元祐中。十世孫唐輔。爲蒼梧守。皆其正裔也。今其後昌衍。譜象可據。而劉禹錫者。乃謗九齡無後。何無忌憚歟。蓋陰隱之私云耳。九齡所著。有曲江集二十卷。行於世。宋末。廣帥方大琮。建二獻祠。與崔與之並祀。今列於廣庠。仰高祠。用唐書本傳說邪。文獻通考參修。

劉軻者。沛人。博學無所不通。馬植見其文。曰。韓愈之流也。嘗流離郴湘。至韶家焉。已而入廣。聞壽春楊生寓羅浮。講授春秋。杖策從之遊者數年。乃馳書於植。曰。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軻以不下牀而求之。其在生矣。每一講問。疑周公。孔子。左邱公。穀迴。環在座。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乃下羅浮。踰嶺。隱於匡廬山。耕田自食其力。所爲文。精邃追逐古人。閉戶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古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二傳指要。則著於羅浮者也。後以植薦。起官至侍御史。用韶州志。唐文粹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鉉

宋翰林學士蘇文忠公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尙書徐公宗仁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習

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

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歷右司諫。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爲五十卷。後復增廣之。至一百卷。以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雜著。爲次第。命之曰文粹。鉉雋爽尙氣。辭映知杭州。與之不協。撫其罪狀數條。密以聞。於是除名。貶連州文學。卒年五十二。嘗寫所著文粹。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以火焚其樓。其論唐三百年文章。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羈轡。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蓋亦有見。至於去取。或不能無駁。如淮西碑。取段文昌所爲。而黜韓愈之作。此其最紕繆者也。卒後。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用唐文粹文獻通考參修。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山人。父洵。以文章雄一世。所謂老泉者也。軾與弟轍酷似之。天下稱曰三蘇。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修。至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爲。乃置之第二。後以書謝。修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乃以爲直史館。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皆以能著。又徙徐州。治水有功。去任。徐人思之。及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謫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軾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

司馬光相哲宗起軾累擢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之法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神宗改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軾爭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卽乞補外光尋怒欲逐之會光薨乃已其耿直忤物皆此類也尋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言其罪誣以謗訕安置惠州聞命卽行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蜚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始舟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卽賦一詩至廣州登陟題詠所在而有如鑿空閣蒲澗寺皆其履蹟所及也新會人以其嘗至石螺岡構亭表之其爲人向慕如此居惠州三年嘗卜居白鶴峯下作新居上梁文有曰願隨父老燕同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隣之鵝鴨又有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之句章惇聞之笑曰子瞻尙爾快活耶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渡海時復涉廣州界徊翔海濱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元符初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止於常州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年六十五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文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至其所爲詩文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翰墨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如張耒秦觀陳師道晁無咎輩皆一時豪傑其盛宋世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嘗自

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然嘗與程頤議論不合。各立黨相攻擊。評者以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云。所著詩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又有易書論語等解行世。其學問大抵出入佛老縱橫。要之得於莊周爲多也。用惠陽志文。獻通考參修。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偉。周覽部籍。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甲科解褐爲教官。益大肆於詩文。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出也。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拜中書舍人。擢掌符璽。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嶠。泛洞庭。上九疑。羅浮。行路萬里。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新體。其在南海頗久。嘗登海山樓賦詩。惘然有杜陵登單父臺之意。識者悲之。高宗聞其句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深眷想焉。紹興初。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累遷翰林學士。徧掌內外制誥。尋拜參知政事。久之。以疾卒。其出處氣節。文詞翰墨。皆卓然可稱。有簡齋集二十卷。論者以爲崇觀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與義獨以詩名。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宋諸家之上。中興後。遂至顯用。陳師道謂詩能達人。與義殆其一也。又有康與之伯可者。工小詞。紹興中。附秦檜得進。以詩章應制。章太后歸自虜庭。高宗盡心孝養。每燕賀。必召與之爲小詞歌之。賞賚頻疊。嘗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閒。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

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問。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後以檜黨流嶺南。有舊宅在景泰山下。扁曰順庵者。則高宗御書也。康之父倬。詭誕不檢。事見揮塵錄。與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興蘇泚之獄。泚。師德之子。而常同之婿也。與之受知於同一朝背之。然王銍。蘇庠輩。皆愛其詞。所謂文人無行者也。又有顏博文者。官著作郎。紹興中。亦流廣州。詩文略可觀。嘗諛於張邦昌。有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反復無恥如此。方大琮帥廣時。刻南海志。芟去博文所爲海山樓諸詩。而錄簡齋諸作入焉。又斥去十賢堂滕修之祀。以其事二姓也。士論快之。嗚呼。使牧吾廣者。取舍皆如大琮焉。則勸沮明矣。使流謫至吾廣者。皆如康顏輩之邪慝。則朝廷之刑賞公矣。用事文類聚文獻通考參修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嘗節度劍南。一子留蜀。栻其後也。父浚。高宗朝。累官尙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有軍功。封魏國公。紹興乙丑。因星變上疏。極論時事。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栻隨侍至連州。浚爲書院於嘉魚池之左。栻亦開書堂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入爲平章事。兼樞密使。栻皆從焉。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爲直祕閣。浚開府治戎。栻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棫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棫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棫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菴陰排岳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棫爲時大儒。故多爲之諱。用宋通鑑一統志卷修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也。豐貌修眉。美皙如玉。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節。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爲對。不爲藁。一揮而言萬餘。理宗親擢爲第一。開慶初。元師圍鄂。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權直學士院。抗賈似道。輒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

和義郡王欲以求好師孟益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書奏不報。元兵破常州。宰相陳宜中留夢炎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等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伯顏抗論。臯亭山。伯顏怒拘之。明日。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樞密院事劉昂。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共謀興復。揚州制置李庭芝信諜言。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澣及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王卽位於福安府。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將分軍四出。圖進。多敗。

死者景炎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故將吳淩來說降天祥誅之遂入梅州又出江西入會昌入興國縣七月遣監軍趙時賞等復吉水諸縣臨洪等郡皆送款州縣豪傑多響應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李恆以奇兵猝攻興國與戰大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擒之去天祥得脫諸將多死時賞亦遇害天祥收殘兵奔循州祥興元年二月出惠州海豐縣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少帝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道生與母夫人曾氏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潮盜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懿潛導元將張宏範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元兵至倉皇出走千戶黃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諸將被獲死者殆盡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不從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宏範義之宏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宏範爲改容遣使護送北行天祥日擊厓山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日夕謀蹈海而防閑不可出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求多才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

懸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蕤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徹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疑丞相爲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晝閉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用崖山新志忠錄參修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徙家鎮江。景定元年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士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衽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

張世傑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溼。左右無不悲慟者。屬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定策。率羣臣奉衛王卽位。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先入海。且諭其妻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隨。啓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或曰。元人傳之。而多改竄云。用厓山新志修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都統制。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功。歷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往守鄂州。力戰不得前。元人招之不聽。鄂破。遂提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累加

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元阿朮戰焦山大敗奔圖山十月進招討制置等使元兵至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爲皇帝拜檢校少保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元人來侵乃奉帝入海而自將諸峒畬軍討蒲壽庚之叛攻之不克十月壽庚以唆都兵至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迎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之元人襲淺灣世傑兵敗奉帝居井澳少帝卽位加世傑少傅時雷州失守世傑以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非善計厓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六月己未發礪洲乙亥至厓山駐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兵尙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匠人造舟楫製器械民頗困竭八月封越國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侵厓山李恆旣陷廣州亦趨厓山或謂世傑曰元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燬行朝草市結大舟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牒奉帝居其間爲

死守計。宏範以舟師作長蛇陣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宏範載茅沃膏。乘風縱火焚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火不能熱。時世傑有甥韓。在宏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時陳宜中逃之占城。宏範復使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爲我所執。汝復何爲。士民亦無有叛者。但樵汲路絕。兵士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嘔泄。世傑猶督殿帥蘇劉義安撫方興等日大戰。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是日。宏範命恆守厓山北面。自將一軍。令諸將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旣而樂作。宋師以爲且懈。不設備。宏範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士又多疲乏。自朝至於日中。晷未已。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宏範進逼中軍。會薄暮。風雨暴作。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劉義等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能出。乃負帝死之。嬪御諸臣從死者十餘萬。世傑後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帝凶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安南。七豪強之還廣。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颶風大作。舟人欲艤舟。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祝曰。吾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求得其尸。焚之。骸骨葬陽江縣潮居里赤坎頭村。

用崖山
志參修。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累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爲吏部侍郎。權禮部尙書。衛端宗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又有劉鼎孫者。字伯鎮。江陵人。第進士。爲翰林學士。從幸厓山。秀夫旣赴海。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脫。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湘。吏部侍郎趙樵。樞密使汴梁高桂。余謂今厓山大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爲不遺。用一統志。厓山新志。參修。

蘇劉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年。復以守鄂功。爲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劉義多智略。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不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爲是。擢舟追之。不及而返。夜泊灣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盡。祥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厓山兵敗後。與張世傑同斷纜。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俱得脫。文天祥謂劉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稱劉義爲其下所殺。嘗考其家乘。載履歷頗詳。曰劉義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宋季慨然以宗社安危爲己事。寶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迪功郎。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靈川丞。德祐收元。詔天下勤王。劉義起兵。自靈川入衛。其逃歸也。變名爲由義云。然其邑里資階。與史不同。姑存之。用厓山新志。參修。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於閩。次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駕至。除宣教郎。宗正寺簿。元兵至。自虜圍中。度嶺入廣。及廣陷。避地香山縣之黃梅山。與其友龔竹卿。俱挈家寓焉。是冬香山警。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光薦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駕至厓山。除祕書丞。兼權禮部侍郎。己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虜至。厓山潰。國亡。投海者再。爲北軍鈞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爲揖客。初自廣回。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詩曰。東海集。天祥爲書并序之。傳於世。宋亡。張宏範禮之。館於趙冰壺家。教其次子。累請爲緇黃。不許。後得放還廬陵。大德初卒。用厓山新志修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宏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概。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己酉。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

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黈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於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孝宗卽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鼎當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聘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受官職。先請見君。以時政之不便者。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自號立齋。又號秋田子。有立齋遺文一卷。吳廷舉刻之以傳。用立齋遺文。金祺所撰草誌。崔銑所撰傳。順德志參修。

右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明香山黃佐才伯撰。按黎民表所撰先生行狀。是書與漱芳集。皆先生少時所作。每傳間繫以論贊。或有合論數人者。而忠義孝友以下各門。則各爲統論。以冠於其首。他日脩廣東通志。卽移用之。雖詳略間有不同。然亦無甚異者。迄今先生所修通志。傳本寥寥。重梓不易。則是書正未可輕矣。又先生所撰廣州先賢傳。附刊泰泉集中。首高固。次鄧宓。次楊孚。次陳臨。而是書皆不載。其去取之義。則不可得而知矣。書中列傳與通志。亦無大異。唯張鎮孫傳。則詳略迥不侔。此則備載其廷對策。至七八千言。而通志悉芟之。豈以其晚節不終之故歟。然鎮孫道死。南宋書宏簡錄備載之。亦未明言其生降也。善善欲長。固可爲之諱耳。咸淳廷對策問。劉燾隱居通議書之。且云。視草學士。不知爲誰。氣卑文弱。黯無晶光。甚非王言之體。而鎮孫所對。則不及詳。所謂據張氏世譜參修者。恐亦終歸淪沒矣。非是書。亦烏知當日對颺之文體哉。黃廣文香石所藏鈔本。殘缺殊甚。爰取粵中志乘。悉心讐校。以付梓人。踵謬承訛。仍恐不免。辛卯莫春。後學伍元薇謹跋。

